

随笔

对自己说“够”

陈鲁民

汉文帝登基伊始,为考察大臣,明辨贤愚,赏赐你们到国库里去搬铜,能搬多少就赏多少,结果居然有几个大臣因为搬得太多,不胜重负,摔成骨折。皇帝看了记录说,这几个人不能用人,贪婪而无自制,他日必因此而生变故,非朕可信之人。

女作家池莉也“英雄所见略同”。她回忆说,自己刚出道时,参加一次笔会,看见一个平素很崇拜的作家,兴奋不已。吃饭时,因为是吃的自助餐,看到那个著名作家的盘子里堆得如同小山一样,最后剩了一多半,她对那个作家的反感立刻荡然无存:一个不会对自己说“够”的人,我是瞧不起的。

对自己说“够”,是人生智慧,是豁达胸怀,是高人境界,也是保全自己的秘诀。

情爱,要对自己说“够”。到处留情,那叫滥情,四方施爱,那叫乱爱,还是陶行知说得对:“爱情之酒甜而苦,两人喝,是甘露;三人喝,是酸醋;随便喝,要中毒。”家有娇妻,一个就够了,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当心噎着你。因而,不妨学李敖:“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

赚钱,要对自己说“够”。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喜欢赚钱、赚大钱,人同此心,不足为奇。但千万

不要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有了一千万想着一亿,赶上了李嘉诚还想着超比尔盖茨,生生把自己当成赚钱机器。钱够花了,绰绰有余了,就要放慢脚步,享受生活,多做善事,回报社会。夜眠八尺,日晷二升,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喝酒,要对自己说“够”。“会须一饮三百杯”,那是诗人的浪漫夸张,千万别信以为真,毕竟,喝多了浪费钱财倒在其次,还容易贪杯误事,最主要是会伤害身体,酒至微醺,花至半开,才是最佳境界。因而,哪怕面对琼浆玉液,也要及时对自己说“够了”,打住!

升官,要对自己说“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其实未必,如果能力、智商、人品、水平、操守均不足以支持你身居高位,那不仅官当得难受,说不定还会自取其辱,甚至招来杀身之祸,李斯、霍光、鳌拜、年羹尧、和坤,都曾位极人臣,但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升官有瘾者也要适可而止,见好就收。权越大,责越重,这就叫高处不胜寒。

荣誉,要对自己说“够”。荣誉,是社会和民众对一个人成就和贡献的认可,应该做到实至名归,名副其实。过高的荣誉,犹如小脑袋戴大帽子,令人好笑;过多的荣誉,好比鸟翅上绑了太多黄金,难以高飞。沾名钓誉,自吹自

擂,结果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最后难受的还是自己。因而,智者当拒绝高帽,警惕溢美之词,勇于对过多、过高的荣誉说不:够了,太多了,我不需要!

寿命,也要对自己说“够”。人皆希望长寿,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祝愿“万寿无疆”固然可笑,渴望长命百岁也少有人企及,达观态度是,当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回首往事,我们安详宁静,心存感激,有满足之感,够了,上天对我不错,人世间这一遭没有白来,我也走。于是,驾鹤西去,安归道山,得大自在。

对自己说“够”的人,进退得当,收支平衡,有生之喜,无死之惧,逍遥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使人艳羡。对自己说“够”的人,与人为善,于世有益,心地坦荡,知足常乐,潇洒似陶渊明,“霸越功高早退休,五湖浪迹泛扁舟”,令人神往。



皖南山村(国画)

彩君

文化杂谈

“龙”与“狗蛋儿”

刘福智

某农业大学的教师联名上书,要求抹去校名中“农业”两字。提出这种要求的农业院校远不止一个,山东农业大学已经正式提出“摘帽”申请,希望更名为“齐鲁大学”,还有河北农业大学也有此意,不知是否改为“燕赵大学”?其实,类似院校已经更名者也不止一个,某“粮食学院”早已改为“工程学院”了。

提起“摘帽”,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当年的“右派”平反。难道人们的偏见竟至于此,将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农业同一个

背朝天”的农业劳作当做自己的梦想,许多农家子弟通过高考“跳龙门”,却也不愿考取农业院校。谁说农业是第一产业?这句话好像只不过说说而已。凡是与“农”字沾边的词语给人的感觉大抵是低下的、未流和土里土气的,即便是“农大”也不能例外。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农业大国来说,这种“贱农”意识仿佛有些不可思议。不过,细细想来却是必然的。农业虽然重要,却未必能创造丰厚的价值;农民虽然辛苦,却未必能摆脱过多的苦难;今天许多农村的人文状况还难以同一般城镇相比。如果这种基本的格局不改观,“贱农”的意识就不会发生根本转变。

于今日,所以,你不要被古代田园诗里那种诗情画意所迷惑,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什么“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其实,陶县令和孟夫之流大多是衣食无虞的隐士,如果二位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的佃农和灾民,他们哪里还有心思去悠然地“见南山”,惬意地“话桑麻”,很可能因为饥肠辘辘寻思着去“闯关东”、“走西口”了。几千年来,“农”字给人的整体印象大概就是“锄禾日当午”这种付出极大而收益颇少的艰苦劳作。因此,“贱农”意识也就不足为怪,凡“农”便“贱”的意识也就不足为怪。

然而,农业大学的某位官员也作自我轻贱之举,就有些不可思议了。这位官员把大学的取名作以这样的比喻:“这就

好比一个家庭里有五个孩子,父母给其他几个孩子取的都是“龙”啊“凤”啊的好听的名字,唯独给一个取名“狗蛋儿”!这个孩子就是再有能力,在别人眼里也没有出息。”按说,此流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以名取人和以貌取人一样,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把“齐鲁大学”比之为“龙”,把“农业大学”视之为“狗蛋儿”大概也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此外,总是强调“在别人眼里”怎样,为何不扪心自问“在自己心里”如何?这位把自己的学校比之为“狗蛋儿”的官员应该知道,诗人刘半农并没有因为名字中有一个“农”字而有所逊色,汉奸汪精卫也并没有因为那个好听的名字而彪炳史册。

“四大名著”里怎没“她”

程勉学

“她”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在现代汉语及各类出版物中屡见不鲜。可在“四大名著”中却没“她”的踪影。在《三国演义》中说到你、我、他的第三人,多呼其名或字。古人称字属尊称,称名则含有一般随便的意味。比如称张飞为翼德,称鲁肃为子敬,称曹操则为操等。其次,罗贯中还将姓氏加“公”或“郎”作为对第三人的敬称和赞誉。比如称关羽为关公,称周瑜为周郎等。除此之外,古人还常以官职代以第三人称。比如称刘备为刘豫州,称曹操为曹丞相。

在《水浒传》中已有“他”的出现,不管男与女统称称之为“他”。在古代,人们除有名和字外,还有号。梁山好汉多为贫民,雅号几乎没有,绰号却人人都有。比如鲁智深,绰号为“花和尚”,张顺,绰号为“浪里白”等。小说中人们在谈到第三人时,一般多用“此人”或“这厮”。“这厮”相当于现代的“这家伙”,有些粗俗,是对被谈论人的不尊重和轻视。

也许人们会怀疑:堂堂的“四大名著”何以没有“她”的立足之地呢?后来经查有关书籍资料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她”是年轻的“新一代”,是近代“五四”学者刘半农发明的,是专用于女性第三人称的代词。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在世时,“她”还没有诞生出世呢!所以“四大名著”里没有“她”的身影。

《天堂美术馆》

雅帅

昔日的美术馆总是给人昏昏欲睡的感觉,古典繁复的建筑,漂浮着一股发霉的腐尸味,所有的艺术品珍藏在阴暗的角落,除了考古学家或少数艺术工作者外,几乎没人会去造访这些沉闷的都市空间。新世纪的美术馆却不是如此,所有人进到美术馆,都有如进入一处奇幻境界,充满了好奇的期待。这些美术馆甚至成为心灵休憩的好地方,让紧张喧嚣的现代人,在这里得到平静与省思。

洁白亮丽的空间好似天堂一般圣洁,在美的环境中得到心灵的疗愈,如同置身天堂。《天堂美术馆》的作者走访了五位殿堂级建筑师设计的美术馆,从安藤忠雄、妹岛和世到贝聿铭,写出一部关于全新的旅行,关于美术馆探踪,关于建筑对人最亲昵安慰的建筑旅行随笔。



山水(国画)

吴仁君

小说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谢志强

李香参加我策划的“超越沙漠”比赛,她说我的心已灰了。可是她赢得了冠军。我叮嘱她,颁奖仪式中,她将作“超越沙漠”的获奖感言,万万不可说“我的心已灰了”,我提示她,要表达一个生命如何超越沙漠。我真的难以想象,她那么单薄,竟能在穿越沙漠中遥遥领先。太阳升起出发,夕阳西沉结束,一壶水、一个囊,一整天(是整个白天),她似乎把二十二年积蓄的力量全都发挥出来了,她简直在穿越死亡——这个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沙漠。

李香报名参加“超越沙漠”比赛时,父亲已进了医院,癌症晚期,父亲鼓励她“试一试”,可是,她“真的不想跑了”。念高中时,她是体育活跃分子,乒乓、田径等项运动,都不缺她那矫健的身影,毕业后,分配到农场当连队,她当了女拖拉机手。距“超越沙漠”比赛还有半个月,其父去世——终于熬不到看见她“超越沙漠”,不知是她父亲的去世还是她去世了,她的男友也跟她分了手。我理解她说的“我的心已灰了”,而她在“超越沙漠”的那一天比赛中,我听沿途的观察员表述她奔跑的劲头,简直在拼命,似乎要融入沙漠,亲近死亡,不过,

观察员佩服的是她的毅力和勇气。我担心她跑着跑着会倒下。那是春天,沙枣花已盛开,绿洲弥漫着浓郁的花香。颁奖仪式安排在农场场部前边的明珠广场——绿洲无疑是沙漠中的明珠。广播里播放着歌曲《送给你一束沙枣花》,这也是我的策划,一个别致出奇的环节。颁奖仪式里,每位获奖者背后有个放一束沙枣花的方台子。预先,我已公布了“送给你一束沙枣花”的方式——获奖者不知谁送沙枣花,但是,一定是获奖者期待的人送沙枣花。金黄色的沙枣花已摆在了方台子上,一束红绸带系着一束花。仿佛现场的花香来自那一束束花,其实是,农场到处可见的沙枣树散发出的芬芳,微风像一群顽皮可爱的小孩子,忙个不停,到处送着花香。

李香选择了在没有沙枣花的那个方台子前边站立。我猜她已认定不可能有她心爱的人来送一束沙枣花。没有沙枣花的方台子就是她。她住那花儿一站,背后就奔过去一个小伙子放了一束沙枣花。可是,李香错过了位子。我示意她到居中的空位去,那是冠军的位子,我事先已排定了。那个位子早已放好一束沙枣花。

接受了奖状、奖杯,颁奖嘉宾(上一届的冠军)取了她身后的沙枣花,送给李香。李香怀抱沙枣花,有点不自在,不相信——不相信还有“最可爱的人”送给她一束沙枣花。

主持人宣布获奖者打开花束中的献辞——一张蓝色的卡片,她的眼睛含着泪花。卡片写着:献给我心爱的女儿李香,祝贺你“超过了象征着死亡的沙漠。一生爱着你的爸爸”。

我看见李香抬起脸,望着广场的观众。音响播放着《送给你一束沙枣花》的乐曲。李香的目光在人群中巡视。二十天前,李香的父亲已去世。后来,李香对我说:她以为这是梦——爸爸还活着,爸爸就在人群里,暗暗祝贺她的“超越”。她多么熟悉爸爸的笔迹呀。她说那画像像小学生一样工整,可以辨出拿钢笔的手在微微颤抖。

接着,主持人邀请献花者站到颁奖台上。唯独李香的身旁空着——那个献花者没有出场。李香的目光流露出期待。她似乎相信,爸爸不愿让她见到生病的样子。可是,明明她给爸爸送过,死去的人又活了,来祝贺女儿的“超越”?她记得爸爸弥留之际,握着她的手说:我的女儿能够“超越沙漠”,关键是进去了又出来。塔克拉玛干,意为进去出不来。李香的感言,引述了父亲临终遗言。全场都挥动着沙枣花的花束。过后,我知道送那束沙枣花的是李香的男友,他和她的

女友也在观众之中。李香把那束沙枣花献给了父亲——她一个人去了农场的墓地,立在父亲的墓前,对父亲说话,她满腹的话说出来,似乎父亲在听着女儿的话,只是不回应。父亲的话凝结在那张卡片上。

无疑,这是我策划中的意外——我约了李香的前男友。我没去探究他和李香分手的原因,仅仅是好奇地追问了那一束沙枣花为何由他送来。我这才清楚,其实在李香的父亲病危的时候,李香和他的爱情已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按李香的话说:我的心已灰了。那段时间,她陷入了困境,像迷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找不出方向。不过,她不愿让父亲看出她的痛苦,她约了他,明确说了,约她一起去病房看望她的父亲,算是对父亲临终前的一个安慰吧。看着父

中国财富圈

实际运营过程中,中国会成了政治家、企业家和艺术家的私密聚集地。创始初期,所有会员都是以被邀请的方式加入,后来核心会员组成了,新会员才可以在老会员推荐下加入,而且需要由董事局审核批准方能通过。每个月,中国会基本上都会举行一次会员活动,新老会员可借此加强沟通和了解,结识更多的生意伙伴,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子。会费标准价格不菲,其中常驻会员的会费是15000美元,每月另需缴纳100美元会费,普通会员的会费分为两种,一种是海外会籍会员,约需7000美元;另一种是本地会籍,需5000美元,即便如此,如今中国会也有了1000多名会员。据说,外国元首对中国会也有极大的兴趣,当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北京签署《中法联合声明》后,神秘消失了数小时,坊间传说他是因为抵挡不住四合院的诱惑,特意跑到中国会去会会中国帝王生活了。同样有类似传闻的还有鲍威尔和撒切尔,甚至还有有人说,连大明星关之琳的生日Party和巩固的北京晚宴,也都是在中国会里摆的。(完)

连载

描述,整个院落按照历史朝代被改造成14个大大小小的厅堂,分别命名为秦、汉、唐、宋、元、明、清,齐、楚、燕、韩、赵、魏、春秋。各厅堂里陈设着字画,里面不乏张大千、齐白石的真迹。

相较于其他另外三家俱乐部推出的西式餐饮,中国会的特色是将中国饮食文化发挥到极致。它特别注重对川菜的研究和改良,新式川菜几乎成了这里的金字招牌。早些时候,中国会只接待会员在会所里用餐,1998年,这里增建了一座风格古朴的三层小楼,非会员也能过来品尝地道的川菜。这里还可以为会员提供住宿服务。八间套房各具特色,都融汇了中外古今交错的奇妙感觉。浴缸是西班牙的顶级品牌,屏风、书柜都是几百年的历史老物件,小冰箱被“藏”在古朴的老家具里,桃红色的浴巾散发着豪华之气……

外国元首都难挡的诱惑 坊间流传着中国会会员们经常说的一句话:“这里的一切都是古董,只有人是新的。” 成立于1996年9月的中国会是由香港知名商人邓永锵率领几个股东组成的董事会与北京旅游集团合作的产物。正式开业那天,据说美国电影界知名人士凯文·科斯特纳、英国的约克公爵夫人和影星米高·瓦格都曾专程赶来祝贺。

这种浓浓的中国情调,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国际友人的大力推崇。据说中国会的会员中,70%到80%都是外国人,而且大都是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包括政治家、皇室成员、知名企业家、艺术家等等。几乎所有的外资银行的最高层管理人士也都是它的忠实拥趸。

披着古朴外衣的奢华 这里原本是康熙第二十四子的王府,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四川饭店的旧址。1995年,有关人士出资7000万港币修缮这座四百年前的王府,并且把当年流失的王府物品尽量寻回,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古朴的风貌。在京城四大富豪俱乐部(坊间通常的说法,另外三家是京城俱乐部、长安俱乐部和北京美洲俱乐部)里,中国会的公开活动最少,应对媒体最为低调,以至于外界对它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各种传闻里。

35

24